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character with long white hair and a green eye is shown. On the right, a green-skinned orc-like character with large tusks and a purple collar is depicted.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green and blue bottles or containers.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Warcraft game art.

WORLD
WARCRAFT
MIDNIGHT

苦澀的真相

由 ROBERT BROOKS 撰寫的短篇故事

故事
ROBERT BROOKS

插畫
SURFSIDE 3D

編輯
CHLOE FRABONI, MEGAN WALKER

設計和藝術總監
SOPHIE ERB

設計師
CHEUNG TAI

劇情顧問
SEAN COPELAND

創意顧問
RAPHAEL AHAD,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CARLOS GARCIA RENTA,
TAKAYUKI SHIMBO, JT TORREA

翻譯
BLIZZARD LOCALIZATION



Blizzard.com

©2026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暴雪娛樂出版。

故事純屬虛構。作者或美術作品中出現的名字、角色、地點和事件皆純屬想像或僅做虛構情節用途，若與現實中的人、企業、事件或當地文化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對任何作者或第三方網站出版之內容並沒有控制權，也毋需負起任何相關責任。



第一部分 - 斟滿

攝政王洛索瑪·塞隆當下就知道他被人出賣了。「喔，莉雅德倫。」他喃喃道。「希望你今天過得很愉快。」

在哈拉希爾的小屋等他的，並不是莉雅德倫女士。而是其他人。洛索瑪啞然失笑。「邀請我來跟你喝酒，你卻派了一個阿曼尼將軍來。本想喝酒，居然變成一場外交談判。」

站在洛索瑪附近的哈拉希爾守衛只是咕噥了一聲，沒有多做回應。「嗯？喔，很好，守衛，繼續保持下去。」洛索瑪諷刺道。

「Shorel'aran（再會）。」

那位阿曼尼將軍抬起頭來，在旅店溫暖的燈光下，他的獠牙映照出銳利的剪影。當他看見洛索瑪時，他抬起下巴，垂下眉毛。喔，洛索瑪以前就看過這個表情了，不是嗎？在無數阿曼尼食人妖臉上，見過無數次，就在箭矢飛出、刀劍相交、鮮血四濺的前一刻。「喔不。是活生生的攝政王。」那個食人妖道。「這不可能是巧合。我又被你們的人給騙了嗎？」

「我們兩個都一樣，不知不覺被人設計了。罪魁禍首就是某個聖騎士。」洛索瑪佯裝惱怒。他打算直接離開，跟一個阿曼尼食





人妖有什麼好聊的？尤其是今天。但那樣相當於在敵人面前落荒而逃。我不可能接受這種事。莉雅德倫一定早就料中我的想法。「我們兩個真的是同病相憐。莉雅德倫女士也邀你在高峰會後一起喝酒嗎？」

那個食人妖嘆了口氣。「她承諾展開雙方外交。結果卻帶來這個酒壺。」他用手指了指酒壺。酒壺在桌上搖晃，裡面的液體也跟著晃漾。「但是我們沒有喝酒的杯子。然後她就說她會去找幾個杯子。」他看著洛索瑪的雙手。面露嗤笑。「結果你來了。帶著兩個杯子。還不是三個。這表示她不來了嗎？」

「她何必來？她的任務已經結束了。嚴禁在哈拉尼爾的地盤上動武。所以，現在阿曼尼和辛多雷必須坐下來好好談。」洛索瑪回覆道。他指了指那個酒壺。「這裡面到底裝了什麼？這個酒壺看起來一點都不…呃…乾淨。」

「不知道。先開再說。」食人妖從腰帶抽出一把小刀，俐落地刺入軟木塞，噠地一聲撬開它。他嗅了嗅軟木塞，露出奇怪的表情。「不管這是什麼…絕對不是給活物喝的。我們來試試吧。」

戰書已下，規則也一清二楚。「樂意奉陪。」洛索瑪坐了下來，拿出一個杯子。食人妖拿起酒壺，在杯中斟滿酒，輕輕推回，示意拿出另一個杯子。

兩個杯子都裝滿酒後，食人妖拿起自己的杯子。「敬被騙的人。乾杯。」洛索瑪稍微拿起自己的杯子。「敬喝了不死。」

兩個人一陣遲疑，看到彼此的遲疑，然後幾乎是同時大喝幾口。花了好幾秒他們才重新控制住自己的臉部表情。他們差一點就能壓抑咳嗽的本能。差一點。洛索瑪稍微清了清喉嚨。「這味道…得花點時間才能適應。相當苦澀。」

「就像在舔爛掉的松果。」食人妖同意道。「我是托倫多。酋長祖爾賈拉的戰爭顧問。而你，我早有耳聞。洛索瑪 塞隆，攝政王，金光閃閃的血精靈領袖。」他對自己的笑話發笑，掩飾再次襲來的咳嗽感。

「很精闢。」洛索瑪用在銀月城盛會和部落議會開會時才會用到的超客套語氣表示。「但我總覺得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無庸置疑，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碰面。」托倫多笑了一下，隨後又喝了一口酒。臉部不禁微微扭曲。「你的聖騎士朋友。她以為我們到底要喝得多醉，才能成為朋友？」

「奎爾薩拉斯與祖阿曼言歸於好。」洛索瑪忍不住輕笑一聲。

「多麼天真。你知道你的族人對她父母做了什麼，對吧？」

「血腥的一天。」托倫多黯然道。「那樣的仇恨都能放下，令人佩服。」他的口氣輕鬆了一些。「我敬佩她。祖爾賈拉也是。不會滿口謊言的血精靈，真的是少之又少。但她今天似乎也破戒了。」

「她的確是個比我更好的人。」洛索瑪清楚聽懂托倫多的侮辱。托倫多再次舉起杯子。「讓我們敬比你更好的人。」他開口道。「以及他們讓人敬佩的一切。」

「*Sinu a'manore*（幸會）。」洛索瑪道。他一口氣喝光酒。銀月城宮廷的訓練讓他學會在言語交鋒時先慢慢試探。這是一次令人愉悅的節奏轉換。「也許她是期待酒壺的酒在午夜被喝光，然後在日出時達成雙方互助的協議。」

食人妖喝光杯中的酒。「啊，是啊。哈拉尼爾揭露的驚天大秘密：系出同源。精靈和食人妖不分彼此，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兄弟鬩牆是多麼可笑的一件事。」托倫多再次斟滿酒。「是我太失禮了。哈嘉爾的演說非常精采。」

「確實如此。」洛索瑪同意道。「但祖爾詹似乎不這麼認為。他究竟會即時醒悟，還是會因為自己的幼稚，讓更多阿曼尼失去生命呢？」

「只能靜觀其變了。」托倫多淡淡道。「他不像懦夫一樣，掩藏和否定自己的憤怒。」

洛索瑪終於反唇相譏。「我想，只有那些無禮的人，才會把禮貌的行為當成懦弱。」

「同意。」托倫多看著洛索瑪的眼睛，語氣冰冷道。「來吧，讓我再幫你斟滿。」酒液從酒壺汨汨流出。「你們有件事一直讓我很敬佩：永遠在自己騙自己。清洗手上的鮮血，清除指縫的沙土，把街道掃得一塵不染，然後出席宴會，履行職責。」托倫多面帶微笑，吐露出詛咒般的話語。「一群人乾乾淨淨地站著，假裝自己清清白白。將其稱為禮貌。輕薄的假面，可不是人人都能戴上。」

「喔。你聽起來很羨慕。」洛索瑪讓每個字的發音都精準無比。「告訴我，要是祖爾賈拉要你做出新的暴行，你會猶豫嗎？她一定從她祖父身上學了不少。上次看到阿曼尼突擊隊用有創意的方式玩弄無辜者的屍體，已經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許她會回歸熟悉的傳統：召喚某個我們族人不得不再次平息的古老禍患。」





洛索瑪的聲音透露出些許同情。「或者她會找到新的方式，向我表達她對禮貌的看法。」他拿起杯子，長飲一口。「嗯。我開始懂得品味這種酒了。」

托倫多只是回看了攝政王一眼。「有個暴行我印象深刻。」他平淡道。「那次抓到一小群博學者。還有幾個高階遊俠。」

食人妖繼續道。「那時候，酋長總是想要親自處置奎爾多雷的重要人物，回報他們對他的熱情招待。他可是一直耿耿於懷。失去的手臂。失去的眼睛。有些人卻把這種待遇稱為…失禮。」

「你人就在現場。」洛索瑪不禁脫口而出。「在我的同胞慘遭屠殺的時候，在祖爾金用我的血彩繪自己的時候。」

托倫多只是對他微笑。「說得沒錯，攝政王。我們不是第一次見。」



第二部分 - 乾杯

這是一場戰爭。同樣的逞凶鬥狠，同樣想致人於死。只不過這場仗的打法是脣槍舌劍。他們兩個都知道這點。

「對，攝政王，你被抓的那天，我就在現場。」比起那些笑聲，鎮定的回應對洛索瑪反而更具殺傷力。「祖爾金太過自我陶醉。讓你逃走了。還害我兄弟在那天丟了性命。不過我不曾因此恨過他。在你跟他狹路相逢之前，我們的戰火早就把他的靈魂燒成灰了。」托倫多拿起杯子，靠近嘴脣。

洛索瑪幾乎聽不進半個字。他喝光杯中的酒，又自己斟了一杯，用哈拉尼爾烈酒的熱意對抗過往回憶的冰冷。「對。我的確見過你。」

「我就知道你遲早會想起來。」托倫多開口道。

「是在另一天。」洛索瑪重拾理智。恢復了自制。也恢復了洞察。「是在數十年前。」

「精靈的壽命比我長多了。」托倫多表示。「數十年前的話，那時我還只是個孩子。」

「沒錯。」洛索瑪道。他等到托倫多開始再次自己斟酒。「一個阿曼尼小孩，在…好像是贊塔曼尼村？」









哈拉尼爾的酒從杯緣濺出，這次輪到托倫多震驚了。「現在告訴我，托倫多。」洛索瑪道。「在你被任命為將軍之前，在他們用斑白稱呼你之前，你是在哪個村莊長大？」

托倫多一直是第一個發動攻勢的人。洛索瑪現在想反將他一軍。搶回主導權。他的第一波反擊似乎奏效了。

「有什麼問題嗎？」洛索瑪問道。「你看起來很苦惱。你住在哪個村莊？也許那是錯誤的問題。如果村莊在你小時候就被毀了，你就必須在許多村莊中避難。」

「你真是個精明的精靈。」托倫多開口道。聽起來像是恭維。但也可能是最大的侮辱。「沒錯，我是在贊塔曼尼村長大。就像很多阿曼尼小孩一樣。當中的很多人都經歷過高等精靈的以禮相待。那不意味著你曾在那裡見過我。」

「見過你？不，我不記得有這件事。那已經是六十年前的事。」洛索瑪計算道。「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我們為什麼去那個村莊。那些被掛在貨車上的屍體。平民的屍體。孩童的屍體。就算對阿曼尼而言，也是喪盡天良。如果是對士兵這麼做，我們會憤怒不已。但是用這種手段對付平民？只會引來我們的注意。以及遊俠將軍黎芮莎 風行者的注意。」

托倫多不發一語，卻不斷眨眼。他審視著洛索瑪，又灌了一口酒。

洛索瑪繼續道。「銀月城的一些人認為她對阿曼尼太手軟。這都是因為她認為凡事都要符合比例原則。知道我們接下來幾天的行動嗎？」他輕笑幾聲。「它讓批評聲浪平息了很多年。幸好，追蹤劫掠者並不困難。一群外行人，但也只有外行人，才會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事。」

洛索瑪拿起杯子，喝下更多哈拉尼爾烈酒。他與阿曼尼食人妖交手過太多次，很多事他根本都記不清。

但這次是例外。

「我們跟蹤他們來到你的村莊。當時正在慶祝他們偉大的勝利。車隊中一定有一整車的美酒。我們看著他們徹夜狂歡。一個又一個喝得酩酊大醉。日出時，我們直接走進村莊。」洛索瑪拿起酒壺，為托倫多倒酒，瞬也不瞬地盯著他的眼睛。「那是不是你的村莊？」

「是。」托倫多毫不避諱地說。

「就像我說的，我不記得你。但我認得你的特徵。不是孩子的

特徵。」洛索瑪假裝細看托倫多的面容。「你的家族中有誰加入那支突擊隊？你父親？還是你堂兄？」

「一個叔叔。」托倫多表示。

「嗯…他的眉毛、身材都跟你一樣。」洛索瑪興味盎然。

「但他不像你有勇有謀。更像是個可憐蟲。令人失望的是，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將整群人一網打盡。他們甚至還有一箱我們的刀劍，卻醉到提不起劍。我們得透過其他方式發洩。你一定能理解吧。」

「很能理解。」托倫多開口道。

「你還記得我們怎麼處決他們嗎？」洛索瑪狠狠灌了一大口酒。舌尖充滿苦澀的鐵鏽味，嚐起來就像血一樣。「我們如何讓他們對貨車上的無辜民眾的遭遇感同身受呢？」

「很難忘記。」托倫多說。「那是很慘烈的景象。不過，就像你說的，只有外行人，才會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事。」

「你的村莊庇護了這些劊子手。」洛索瑪道。「自然得付出代價。」

「我們的鐵匠沒庇護任何人。」托倫多回道。「他只是在你殺死他伴侶時大聲哭喊。你們的其中一人則讓他再也無法哭喊。另外，你還記得親手放火燒掉的茅草屋嗎？裡面不是空的。」

「嗯。戰爭還真是殘酷。」洛索瑪假惺惺道。

「我也不記得你。我那時候才三、四歲。」托倫多的語氣不帶一絲憤怒或激動。單純是在回憶往事。「你們看起來就像邪靈。在刀光劍影中，一個又一個手無寸鐵的阿曼尼倒下。你們，所向無敵。我們，孤立無援。」

「那表示我們很稱職。」

「太稱職了。」托倫多同意道。「倖存者倉皇逃跑。逃向阿曼尼札村。然後，長大成人的倖存者紛紛集結在督軍旗下，因為他向我們保證，你們每一個人都會血債血償。你也就確付出了代價。」食人妖又淺嚐了一口酒。「就像你說的…戰爭還真是殘酷。」

「這場戰爭似乎終於即將落幕。」洛索瑪唐突道。「你們的領導者最近好像特別急切。我從沒想過你們會低下頭來，向我們求助。」

「低頭？」托倫多意味深長地重複道。「酋長祖爾賈拉從未要求任何事。是莉雅德倫自願幫忙，就像其他人一樣，協助打擊我

們共同的敵人。」食人妖低聲笑著，肩膀微微顫動。「你看起來不是很開心。暮光之刃幾乎做到你永遠做不到的事。你要做的就是旁觀。就像我們旁觀著天譴軍團把你的王國從中切開，殘殺你的…」

洛索瑪一拳打在托倫多獠牙正上方的顴骨上。















第三部分 - 糟粕

他完全不假思索，直接就動手了。

腳步聲、喝斥聲隨後傳來。是哈拉尼爾的守衛。托倫多嘆了口氣。聲音中帶著愉悅和滿足。「守衛，別緊張。我沒事。」

洛索瑪感到倍受屈辱。他居然因別人的言語刺激而失控。「我…對於破壞我們之間的休戰協議，我深感抱歉。我保證在這裡的時候，絕不會再發生這種事。」

片刻後，守衛放開了洛索瑪，不過還是在旁戒備。很顯然他們不會讓他再次動粗。

托倫多輕輕地揉了揉他的臉頰。那裡已經出現瘀青。「也許，最好是由其他人來結束我們之間的戰爭。我們雙方都沒有獲勝的資格。」

洛索瑪點頭同意。「酒還沒喝完。來，讓我幫你倒酒。」酒壺變得越來越輕。不過還是足夠為兩人各斟滿一杯，而且還剩下一點。

「不必道歉。」托倫多表示。「別為你不後悔的事道歉。」

「但我的確很重視禮節。即使是面對我的敵人。」洛索瑪道。

「那終究只是在自己騙自己。」食人妖回道。「騙到連自己都信了。」

洛索瑪惱怒地嘆了口氣。「相信什麼？」

「相信我的村莊庇護了劊子手。相信你處決的阿曼尼醉漢是野蠻人。」托倫多道。「你們真的認為自己的手很乾淨，不是嗎？」

洛索瑪塞隆覺得很疲累。這場戰鬥漸漸變得不再有趣。

在多數情況下，他會掉頭而去。但他罔顧榮譽打了托倫多一拳。他違背了待人處事的規矩。只好自我懲罰似的繼續待著。

「所以，你的村莊受到無妄之災。」洛索瑪斷然道。「村民都是安居樂業的工匠、農夫和鐵匠，別無其他？真希望你能提出比空話更有說服力的證據。」

托倫多對攝政王露出燦爛又悲傷的微笑。「喔，我們有戰士。我叔叔就是其中之一。他們曾經燒了一支商隊。上級告訴你的單薄說辭，你真的信嗎？你是遊俠。我以為你分得清真話和謊話。」

「你最好有本事說服我，貨車上的屍體根本不存在。」洛索瑪道。「他們沒有血流成河。」

「那當然是真的。貨車上那堆附魔精靈武器也是真的。」托倫多表示。「哪支平民商隊能帶著那些東西？你真的從沒質疑過你聽到的說辭嗎？」

「裡面有孩童的屍體。」洛索瑪道，聲音卻不像他預期的那麼平穩。裡面有孩童。而且那個村莊裡面有精靈武器。我為什麼沒…？

「同行的遠行者。假扮成平民。他們的戰鬥方式非常容易辨認。你認為那些突擊隊員那天晚上為什麼要喝得那麼醉？我叔叔非常重視榮耀。他需要把那幅景象從心中抹除。他們正在爭辯，你們是怎麼瘋到做出這種事。」托倫多揉揉他瘀青的臉頰，又喝了一口酒。「是怎樣的心理狀態，才會想到把孩子當成盾牌？」

「就我所知，某個督軍做過這種事。」洛索瑪的聲音顯得很空洞。

「沒錯，祖爾金以暴制暴。」

「而你自豪地與他為伍。」

托倫多用驚訝的眼神看著洛索瑪。「你怎麼會不懂呢？明明比我多活了好幾百年，往後還有好幾百年的壽命，你還是認為我們任一方應該自豪地回顧這場戰爭嗎？」

洛索瑪不發一語，只是又喝了一口酒。









「或許你的遊俠將軍知道遠行者假扮成平民的事。或許那只是某些戰場領導者的獨斷獨行，而且當天就死在我們手中。但是，因為死去的那些孩子，你需要我們變成野蠻人。要是那天的悲劇完全是自食惡果，士氣必定大受打擊。祖爾金最喜歡這種哀兵之計。無辜者灑落的每一滴血，都會讓我們族人的怒火越燒越烈。這股怒火讓我和其他人出現在風行者村。展開另一場大屠殺。那種事有什麼好自豪的？」

托倫多閉上雙眼，露出苦笑。「我應該感到羞恥嗎？我從未質疑自己做的事。就像你…我自然不可能阻止得了他。」

「所以，你現在成為永遠沒機會為自己選擇的將軍。」洛索瑪狐疑道。「真有意思。你剛剛不是還在說我們是在自己騙自己嗎？」

「這不是很簡單嗎？」托倫多的語氣十分懇切，充滿誠意。「這場戰爭早在我們出生前就已經開打。我們生活在世代相傳的仇恨中。我們看到敵人就殺，我們的同伴也被敵人殺。既感到恐懼，卻又一度熱衷。我們為其而死，或是學會與之共存。難道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

托倫多仔細看著他的杯子。「時至今日，追究我們為何而戰還有意義嗎？為了領土，為了世世代代的恩怨，或只是出於習慣？我們都身陷其中。找不到掙脫的辦法。也不想掙脫。」阿曼尼將軍疲憊地笑了笑。

「我為這場戰爭而生。」托倫多繼續道。「不管我們的和談是成是敗，我身為戰士的歲月終究會結束。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活太久。」他對洛索瑪露出勝利的微笑。「那樣看來，時間對你們一族很殘酷。我就算打了一生的仗，終究只是你們人生中的一小段。那就是永恆的感覺嗎？那份尊嚴究竟可以延續多久？」

洛索瑪陷入漫長的沉默。「告訴我真話。你以前的村莊。住的都是平凡的戰士，而不是嗜血怪物？」

「一個小孩的記憶怎麼可能靠得住？」托倫多故弄玄虛地表示。「我們有四處巡邏的戰士。如果他們蓄意屠殺無辜者，那絕對是第一次。我知道的只有這些。」

托倫多面露同情。「告訴莉雅德倫女士，我很高興她騙了我。這次對話是難得的禮物，但我必須離開了。我的族人正面臨滅族之禍，凶手可能是你們，或是其他人。」

「或許是吧。」洛索瑪道。「希望你得到應得的結果。」

已經走遠的托倫多大笑。「多麼可怕的詛咒。那我也以怨報怨

吧：希望你得到所追求的永恆。」

隨後大步離開。

洛索瑪一人獨坐，看著空蕩蕩的小屋。永恆一詞以他不喜歡的方式縈繞在他心中。最後一口酒的苦澀殘留在舌尖上。

「多麼可怕的詛咒。」他輕聲同意道。



